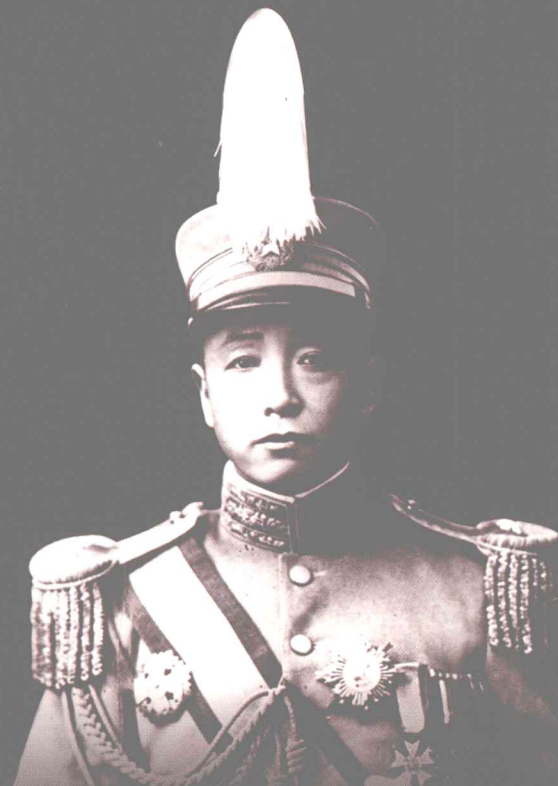


ZHANG ZUO LIN QUAN ZHUAN

池昕鸿◎编著

# 张作霖全传

名人传奇故事丛书



张作霖个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但却内心残忍  
权欲熏心，他从小土匪起家，最后成了北洋  
军阀政府的最后一位元首，其过程一步一脚印，  
都深深地印下了诡计多谋的痕迹……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ZHANG ZUO LIN QUAN ZHUAN

池昕鸿◎编著

182197

# 张作霖

## 全传

名人传奇故事丛书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名人传奇故事丛书/池昕鸿 编著.——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2003.11(2007.12重印)

ISBN 978-7-80698-100-9

I. 名… II. 池… III. 名人-生平事迹

IV. K82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06398号

---

**名人传奇故事丛书——张作霖全传**

---

**主 编:**池昕鸿

**责任编辑:**张光朝

**责任校对:**李秋根

**版式设计:**李 宏

**出版发行:**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363号, <http://www.ybcbs.com>)

**印 刷:**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

**开 本:**787×1092 1/16

**印 张:**280

**字 数:**240千字

**印 次:**2003年11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2次印刷

---

**标准书号:**ISBN 978-7-80698-100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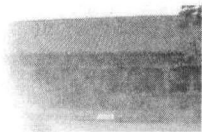
**定 价:**468.00元

# 前 言

张作霖，奉系军阀首领，字雨亭。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（辽宁）海城县城西小洼村（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）。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，为人放猪，12岁时去私塾偷听，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。14岁时父亲去世。

“书有未曾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”“睡卧美人腕，醒掌天下权”——这是张作霖的江湖格言。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：他从一个由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流浪儿，到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，到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，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，越折腾越大，凭借这些招牌，张作霖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，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。他在腥风血雨中的狡黠与血性、粗鄙与豪爽、贪婪无度与大智若愚都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兴趣。同时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，风云际会，乘势而起，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，期间种种曲折的故事和险恶的遭遇，颇堪玩味。

本书讲述的是出身寒微，生活无着的旧中国大军阀张作霖，如何运用自己的权谋智慧，在国难之时，乘势而起，从掌握一支私人部队开始，直到成为一统东三省、声威煊赫的满蒙王，并两次发动直奉大战，率军入关，登上枭雄事业的巅峰以及皇姑屯遭到日本人暗杀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张作霖传奇的一生。



# 目 录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奉天“东北王”降世,落草为寇又为军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“东北王”降世,辞家人绿林 ..... | 2  |
| 绝境逢生,借力用力 .....     | 9  |
| 诱杀恩人,与日倍亲 .....     | 19 |
| 杀匪讨逆,集练强兵 .....     | 22 |
| 吾事镇压革命党 .....       | 27 |
| 寻找靠山,巴结日本 .....     | 32 |
| 先暗后明,投袁好靠山 .....    | 37 |
| 奉天督军,东北显威风 .....    | 41 |

### 第二章 一方霸主一方天,“东北王”崭露头角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佯装放虎归山,成为一方霸主 ..... | 46 |
| 意图霸占吉林 .....        | 53 |
| 误入“权力”的陷阱 .....     | 58 |
| 好事多磨,官场晋升 .....     | 66 |
| 名副其实的“东北王” .....    | 70 |
| 直皖明争暗斗 .....        | 73 |
| 圆滑的“调停人” .....      | 78 |
| 政权一样都不能少 .....      | 82 |
| 夺取蒙古计划失败 .....      | 88 |



### 第三章直奉开战,人财两得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.....      | 98  |
| 奉直关系恶化 .....         | 101 |
| 反直三角同盟 .....         | 104 |
| 第一次直奉大战 .....        | 108 |
| 脱胎换骨的大整顿 .....       | 115 |
| “奉天革命政府”财人一手两得 ..... | 118 |
| 拼沙场夺九门 .....         | 136 |
| 两次碰面两次脱身 .....       | 147 |

### 第四章卧薪尝胆,战火现星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府里用计府外援民 ..... | 158 |
| 虎口余生卧薪尝胆 ..... | 166 |
| 抚顺城内显战火 .....  | 174 |
| 尸骨万人坑 .....    | 182 |
| 抗金票抢结婚 .....   | 190 |
| 赏月亭观秋操 .....   | 199 |
| 张郭现亲情 .....    | 211 |
| 挥刀救主 .....     | 223 |
| 少帅谈判风云变 .....  | 233 |

### 第五章龙争暗斗,风云变幻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双雄决斗癞皮生 ..... | 240 |
| 获别双亲 .....    | 246 |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以子反父毙仇人 .....   | 250 |
| 劝旧部夜抵榆关 .....   | 258 |
| 取兴城通锦州 .....    | 264 |
| 搞外交兵布防线 .....   | 275 |
| 遭伏击强渡凌河 .....   | 286 |
| 前线溃败,路遇敌人 ..... | 295 |
| 领事馆里斥领事 .....   | 301 |
| 母子诀别 .....      | 307 |
| 避搜捕巧藏窖内 .....   | 312 |

目  
录

## 第六章明争暗斗,巨梟殒灭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张大帅大耍闹剧 .....    | 322 |
| 两大帅明争暗斗 .....    | 336 |
| 梦金龙礼见溥仪 .....    | 350 |
| 讲共产杨李叙“家常” ..... | 359 |
| 张作霖封帅 .....      | 366 |
| 山雨风满楼 .....      | 375 |
| 皇姑屯世梟殒灭 .....    | 382 |



# 第一章

## 奉天“东北王” 降世，落草为寇又为军





## “东北王”降世，辞家入绿林

张作霖，字雨亭，生于1875，奉天海城人。祖籍直隶（河北）省河间府大城。原本姓李，因李家姑奶奶嫁后未育，过李家子为嗣，改姓张。

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，携家带口步行两千余里，历时半载，初秋时节，来到山海关外的广宁东界（今属黑山高山子一带）安家落户。

张永贵凭着两只手，或拓荒，或扛活，光阴荏苒，二十年过去了，到了张发（张作霖的祖父这一代），已成为一般实的庄户人家。不仅有房有产，而且人丁兴旺，四子皆长大成人，务农为本。惟独三子张有财（张作霖的父亲）不屑此道。迨张发给四子娶妻之后，便过世了，四子乃分家，各立门户。

张有财娶妻邵氏，生有一女孩。邵氏因病早逝。其后，张有财又娶本村王姓寡妇为妻，王氏曾与前夫生有一子，名作泰，亦即张作霖的同母异父兄长。改嫁到张家后，她又生了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一个儿子名作孚，即张作霖的二哥，另一个儿子就是张作霖。

张作霖出生不久，张有财迁到掌寺（今大洼东风农场）。这里离辽河很近，是广宁到田庄台、高坎、营口的交通要道，市面颇为繁华，张有财凑钱开了一间杂货铺子，维持生活。

张有财热衷于赌博，十赌九输，杂货铺子填不了这无底洞，终于破产。张有财于是南走大高坎，在杜家店当了伙计，但他仍不务正业，有时和住店老客要钱，有时设赌抽头捞外快。

张作霖对其父所作所为，初感到好奇，觉得好玩，时间久了，也开始实践，因而小小年纪便开始迷恋于赌博了。后其父因赌被仇家杀死。

张有财死后，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身支撑家业，贫病交加，度日如年。没办法只得变卖了房子还了债，举家迁往广宁南二道沟娘家栖身，当时，张作霖年仅15岁，在外祖父家时，两个舅舅对张作霖很好。

但因父亲的影响，张作霖也是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母亲送他去私塾，他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不肯受先生管束，不到一年即辍学。王氏又怕他学坏，东挪西借几吊钱让他做小买卖，先让他卖包子，他边吃边卖，卖的恐怕没有吃的多，自然赔本。

而后张作霖又当货郎，好容易赚了几个辛苦钱，他又送进了赌局，最后把货郎担一并“交”给了赌友。王氏伤心不已，让他学木匠，他嫌辛苦，甩手不干。就这样一个人，干啥啥不成，可却有些小聪明。王氏为生活所迫，改





嫁村中的兽医，耳濡目染，张作霖学会了相马医马的本领，而后自己也当了兽医。

张作霖的“聪明”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。有一次，因为欠邻居的钱，王氏愁眉不展，张作霖脑子一转计上心来，他故意把邻居的肥猪赶入水池中，猪受惊大叫，张作霖也大叫：“猪落水了。”村人闻声赶来。张作霖奋勇跳下水，托着猪上了岸。邻人感激不尽，对张作霖大加夸奖，并对王氏说，你所欠的钱就不用还了，算是对你们的谢意。

兽医没干多长时间，张作霖嫌呆在家里太闷，又跑到附近的大车店当伙计，给客人捧茶倒水，套车卸车。大车店南来北往的各种人物给张作霖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情况，辽西巨匪冯麟阁也曾住过这个店，和他谈了许多有关土匪的生活，并引诱他入伙。

在大车店干了二、三年，张作霖流浪到营口与一班流氓赌棍厮混。甲午战争爆发时，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，在熟识的清军小官指引下，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。由于他精于骑射，曾被提为哨长。然而清军移防关内时，他便开小差回小黑山了。

回家以后便自吹自擂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中了他，把二女儿许配给他。赵家女张作霖当货郎时就认识，张作霖卖针线，赵家女买针线，两人暗生情愫。结婚后，张作霖搬进了岳父家，他不改旧习，一有钱便去赌局鬼混。赵占元夫妇苦口婆心地劝他谋个职业，张作霖于是重操旧业，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，又当上了兽医。这时，附近一带一些村镇已经成立了“保险队”，这些“保险队”大多是马队，常到他那里医马，因而张作霖结交了一些“保险队”小头目和土匪。

一次，张作霖赌输了，没钱还赌债，一群无赖逼着他还钱，没钱则扒衣服。张作霖冒着刺骨的寒风落荒而逃，幸而遇见了豆腐钟三，钟三脱下自己的羊皮背心给他御寒。赌徒们便逼钟三追回背心，钟三没办法，骑着驴赶上张作霖。看见张作霖的狼狈样，钟三恻隐之心大起，不仅没要背心，而且把卖豆腐的钱以及那头驴一起送给了他，张作霖遂得以逃脱。钟三的情谊，张作霖感激涕零，一直铭记在心，以期厚报，张作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时，把钟三请到奉天和北京，于是中南海“大元帅”府里便出现了一位常来赴宴的钟三爷。

甲午战争前后，东北已是土匪的天下，大大小小的匪帮可谓遍地皆是。其中既有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，也有地痞流氓及各种不肖之徒；既有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绿林豪杰，也有打家劫舍，贪残如狼的社会渣滓。平日里，各匪帮之间看似互不干涉，其实匪首们无不在寻找机会，企图吃掉他人，壮大自己。而任何一位初入绿林之人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自成一统，都必须先投靠某个匪帮，以求得一席之地。

张作霖决定落草为寇之时，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：究竟投靠哪个匪帮？



人家是否愿意接纳自己这个既无背景又无钱财的穷汉？

他首先想到了冯麟阁。冯麟阁本名冯德麟，字麟阁。与张作霖同县，但他大出整整8岁。冯麟阁早年在县城做衙役，因升官发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弃职回乡，于17岁时开始纠集散兵游勇及地痞恶棍，成立起了自己的土匪武装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他的队伍如今已壮大成千余人，可以说是辽河流域最大的土匪武装，许多其他小帮莫不惟其马首是瞻，以乞求他的保护。冯麟阁本人为人凶狠，嗜血如命，但也不乏绿林中的豪侠之气，对听命于己者，无论他有能无能，有才无才，一般都能平等相待，视如手足。正因为此，冯德麟在匪徒们心目中的威望很高，名声也算不差。初入绿林之人，大都希望效身于他的门下，更期待得到他的青睐。

张作霖早年做货郎时曾与冯麟阁有过一面之缘。有一次，张作霖挑着货郎担叫卖四方，正好来到了冯麟阁匪帮的势力范围。当时冯麟阁刚娶回一个漂亮的小老婆，小老婆听到货郎的叫声，便嚷着要冯麟阁陪她出来买胭脂粉，张作霖既慑于冯麟阁的人高马大，更艳羡于小老婆的如花似玉，当即选出两袋最好的胭脂粉递了过去，并不收冯麟阁一分钱。冯见张作霖如此慷慨，当即与其拉起了家常，颇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。临别时，两人还称兄道弟一番，互致祝愿，并许诺以后多多来往。
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冯、张二人虽未再次谋面，但彼此之间留下的深刻印象却并没有消失，这无疑为张作霖拜见冯麟阁的便利条件。

公元1896年，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，22岁的张作霖提着酒肉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冯麟阁远在台安（县名）的窝巢。冯麟阁显然还对几年前那个慷慨义气的货郎记忆犹新，他不仅非常客气地款待张作霖，而且对他几年来的经历及家庭现状尤为关心，一番嘘寒问暖，多少使张作霖原本紧张的心情得到了些许缓解。然而，当张作霖乘着酒兴表达出自己想要投身绿林的意愿时，冯麟阁的热情顿时消减了许多。

这也难怪，今日的冯麟阁已远不是刚投身绿林时的冯麟阁了，他不仅是千余土匪的头目，而且在土匪圈内闻名遐迩，敬畏他与怨恨他的人几乎一样多。他既在不断地招兵买马，扩充队伍，也在机警地防备左右，免遭不测。对于初来乍到的张作霖，他想接纳，但又怕接纳。想接纳，是因为他还记得张作霖的慷慨与豪气，而这正是投入绿林的基本素质；怕接纳，则因为他对张作霖几年来的经历不甚了解，不敢贸然将其留在自己的身边。正因为这样，当张作霖表示想效身自己门下之时，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张作霖自然不知冯麟阁所想，不过，从冯麟阁陡然冷却的热情来看，他觉得自己成功的希望不大。果然，冯麟阁在沉默许久之后的发话证实了他的预料。冯麟阁说：“贤弟屈尊投奔，冯某感激不尽，但冯某门下目前人满为患，贤弟进来不仅无职位安置，且生计都成问题，不如另寻高就为宜。”

“人满为患”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，对于这一点，张作霖心里比谁都清

楚。但是，既然冯麟阁已将自己拒之门外，再强求也是徒劳。临别前，他请冯麟阁看在一面之缘的情分上，给自己介绍一个比较稳妥的投奔对象，冯麟阁对这一要求毫不推辞，当即吩咐手下拿出纸笔，给百里之外的董大虎匪帮写了一封推荐信。张作霖怀揣这封推荐信，来不及回家就径直赶到了董大虎匪帮所在地，正式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。

董大虎匪帮是当时众多匪帮中很不起眼的一支，它不仅刚刚成立不久，而且人手也少得可怜。当张作霖怀揣冯麟阁的推荐信到来时，董大虎自然不敢不接，不过，他并没有把身材瘦小且皮肤白嫩的张作霖放在眼里，就像安排那些因生活无着而找上门来的穷汉们一样，董大虎只给张作霖安排了一个“揽把子”的角色。

所谓“揽把子”，就是负责看守人质的。董大虎匪帮“经营”的主要是“绑票”，即劫持人质。被绑架的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称为“肉票”，匪徒们正是通过这些“肉票”向他们的亲属或是朋友索取钱财，目的达到时，他们会释放人质；而当目的达不到时，他们则会野蛮地杀死人质（俗称“撕票”）。一般而言，被派往第一线进行绑架或劫持勾当的，是那些身强体壮，且武艺高强的匪徒，而负责看守人质的，则是老弱病残之辈。张作霖被安排看守人质，显然被董大虎归入弱残之列，好在他对这一安排并不太在意，只顾吃饭干活，不多说话，所以起初还未引起董大虎的注意。

时间稍长，问题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

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，但胃口却不小。当初决定落草为寇，绝不只是为了糊口度日，也不仅仅为了“绑票”发财。他有野心，有称霸绿林、做人上之人的野心！对于董大虎匪帮只知绑票索财，不求发展争雄的小家子行为，可以说他从来都没有满意过。只是由于寄人篱下的身份，他没有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表露出来而已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的这种不满越来越强烈，终于到了有朝一日难以忍受的地步。

大约是公元1900年初夏，沙俄侵略军蹂躏东北，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，东北各地一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，土匪活动也日益猖獗。有心落草为寇者越来越多。趁着这一千载难逢之机，早就想独立门户的张作霖，带着他在董大虎匪帮中相知相交的几个兄弟，悄然离开了董大虎，在黑山县一带打出了自己的旗帜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招募，他们居然也凑合了30来个人，10余匹马，出没于黑山县的北镇、台安一带，且颇有一点声势。

这便是张作霖最初的队伍。虽然与大的匪帮相比它还很弱小，但正是这支在当时并不起眼的小小武装，在张作霖的精心运筹下，后来成长为东北地区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。

这一点不仅其他人没有料到，就连张作霖自己恐怕也始料未及。

树大难免招风！张作霖的小武装刚刚成立，便立即引起了一个人的注



意。

这个人名叫金万福,又名金寿山,是辽河流域仅次于冯麟阁的又一巨匪。自入道以来,他主要是依靠沙俄侵略者的扶持而发家,所以实际上充当了沙俄侵略者屠戮中国人民的鹰犬。近年来,由于东北地区匪势日炽,匪患日巨,沙俄唆使金万福专门搜捕啸聚之人。为了取得主人的好感,也为了扩充自己的队伍,金万福带领他的爪牙马不停蹄,四面出击。初具声势,但翅膀还不太硬朗的张作霖很快便成为他瞄准的对象。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,毫无防范的张作霖及其同伙被金万福的队伍突然包围,张作霖情急之中仓促逃命,连妻子也顾不上带走。好在其手下孙大虎一片忠心,冒着生命危险背出了他惊慌失措的妻子,这才保住了张作霖一个完整的家。

经过这次失利,刚有一点起色的张作霖的武装几乎全军覆灭。不过,好胜的张作霖并没有心灰气馁,经过短时间的喘息之后,他再次纠集起失散的几个同伙,一块儿去投奔了当时辽河流域的又一支土匪武装——洪辅臣帮,洪辅臣非常爽快地收留了他。不过,张作霖丝毫没有跟随他长期干的打算,自为山大王始终是他真正的梦想。

在洪辅臣帮呆了几个月之后,张作霖以回家探亲为由,平静地离开了。

其实,他这次回家,探亲访友是假,另起炉灶建立“保险队”却是真。在另起炉灶之前,他有必要征求一下老谋深算的岳父赵占元的意见。

所谓“保险队”,实际上是土匪武装的另一种冠冕堂皇的称呼。许多村镇的地主土豪,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不受损失,采取了“以匪治匪”的办法。他们纷纷亲自出面,用钱财拉拢附近的土匪势力,组织起所谓“保险队”,以“保境安民”为幌子,抢劫他方,保护自己。

当时各地“保险队”已经风起云涌,有“保险队”的地方自然安然无恙,而没有“保险队”的地方则是如临大敌,时刻面临着被别的“保险队”抢劫的危险。赵占元所在的赵家庙及其附近几个村庄就是还没有成立“保险队”的地区。当张作霖把成立“保险队”的意图告诉岳父时,本来极力反对张作霖落草为寇的赵占元居然非常爽快地同意了。

于是,赵占元亲自出马,与赵家庙及其附近村庄的地主土豪们联络,说服他们出财出物,支持张作霖尽快组织起一支像样的“保险队”。一切联系妥当之后,张作霖利用自己在绿林中混迹数年所具有的一点小名气,迅速招募到了一批有力无处使的青壮年,约有三四十人,并正式打出了“保险队”的旗帜。

这已是张作霖出道以来的第二支队伍,虽然这支队伍也只有40来个人,但却负担着赵家庙及其他近10个村镇的“保险”工作,可谓“责任”重大。

张作霖带领这支队伍进驻到离赵家庙不远的中安堡镇,并以中安堡作为自己的窝巢。

张作霖虽为匪首,但却很讲信用。在“保险队”成立之初的岁月里,他带



领自己的人马安分守己，从不抢劫辖区内的一草一木，有时甚至为了辖区内的利益而与别的匪帮誓死火拼，真可谓尽职尽责。所以，辖区内的百姓不但不把他们当成土匪，反而把他们当成恩人、救星，竟相把自己家好吃的东西往张作霖的驻地运送。

时间稍长，张作霖“保险队”的名声越来越响，以至辖区以外的许多村镇都主动乞求它的“保险”，而张作霖“保险队”的势力也逐渐扩张起来，由原来的三四十人达到了五六十人。

正当张作霖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的时候，老对手金万福再一次盯上了他。

自从上次偷袭得逞之后，金万福不仅得到了为数不少的马匹和枪支，直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，而且受到了俄国主子的犒赏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但是，由于张作霖侥幸脱逃，他始终觉得自己心中有一块石头没有放下，深怕有一天姓张的重振旗鼓，来找自己算账。而今张作霖果然发达了，壮大了，这怎能叫他吃得香，睡得稳呢？

特别是，张作霖现在所拥有的许多地盘，原本就是他的“保险”范围。如中安堡镇附近的许多村庄，在张作霖“保险队”成立之前都是有求于金万福的，自张作霖的名声大起来后，这些村庄的土豪地主们不顾先前的约定，纷纷改投张作霖，这使金万福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。他不能不开始思对付张作霖的计策。

无论从人员数量还是队伍的真正实力来看，金万福都要略胜张作霖一筹：金万福有100余人，而张作霖只有60来人；金万福有80余条枪、60余匹马，而张作霖只有50来条枪、40来匹马；特别是，金万福的手下都是绿林老手，已跟随他闯荡多年，经验丰富，阅历较深，而张作霖的手下多为新近招募，有些人甚至连杀人的胆量都不具备，称为乌合之众一点也不为过。正是从这种实力方面的差别考虑，金万福并不想置张作霖于死地，而是想通过软的一手，迫使张作霖就范，让他成为自己的附属力量。

金万福自恃人多势众，料想张作霖应该容易就范，可是，当他杀鸡摆酒将张请到家里时，张并没有表现出他所期望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。张完全将自己放在与金万福平起平坐的位置，甚至还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式，这多少使金万福感到一丝不快。不过，金万福到底是绿林老手，他不会因为一时的不顺而放弃自己的目的。就在二人喝到兴头上之时，金万福发话了：“雨亭贤弟，咱俩好歹都算是绿林中的头面人物。既然都是绿林中人，我不妨打开窗户说亮话。”金万福慢悠悠地抿了一口酒，接着说，“而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你我要想在这乱世中出人头地，做出更大事业，凭各自现有的力量恐怕并非易事，何不来个二者合一，共图大业？”

趁着低头抿酒的当儿，金万福悄悄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张作霖，他当然希望看到张虔诚首肯的样子，希望听到张爽快应允的话，可是，他很失望。



张作霖正端着满满的一杯酒送往嘴边，他甚至连看也没看金万福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金兄一番诚意，愚弟委实感激。只是小弟初树一帜，一帮手下对圈内的一切还很是生疏，贸然地加入进来不但不会有什么帮助，反而还会拖仁兄的后腿，影响仁兄的前程。”张作霖略微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，“更何况，仁兄一直受俄国人的器重，可以说是俄国人的大红人。而我的一帮兄弟历来都替日本人办事，时间久了，想变换个主子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只怕我的手下也难以一下子转过弯来。”

张作霖的一番话，实际上已经彻底堵死了张、金合一的大门。金万福是个聪明人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张作霖不愿与自己合作，实际上是不想成为自己的附属，不想成为这个联合“保险队”中的二号人物，这一点他早就料到了。而他之所以还要设宴招待张作霖提一提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他在心底里还存有一点点的希望，现在张作霖婉言推辞，自然也就是他希望的破灭。

金万福精心设计的一桌宴席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打那以后，金、张的队伍便经常在各自“保险区”的交界处发生冲突，双方互有伤亡。

金万福开始设计除掉张作霖。他让自己的一个干儿子化装成生活无着的穷汉前去投靠张作霖，成为打入张作霖队伍内部的埋伏。

在一次绑票劫财成功之后的夜晚，张作霖大摆酒席，犒劳自己的队伍，而正当几乎所有的人喝得醉意朦胧之时，金万福的干儿子及时通知了金万福。金万福带着他的人马，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对毫无准备的张作霖进行了突然袭击。张作霖率部猛烈反击，但大部分人马丧生，自己仅带了7人冲出重围，得以逃命。

此时是公元1901年的年末。



## 绝境逢生，借力用力

张作霖两次独树一帜，两次遭受劫难，前后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其中酸苦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。不过，由于平时为人豪爽，广交朋友，他在危难时刻总有别人帮助，化险为夷。正如他发达后所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定有后福。”

第一次劫难时的救星是洪辅臣，第二次劫难时的救星仍然是洪辅臣，这是否是历史的巧合？在以后漫长的称霸生涯中，洪辅臣并没有沾上张作霖一星半点的光，但这两次劫难当中的救命之恩，张作霖却铭刻在心。尤其是第二次劫难时，如果不是洪辅臣从天而降，张作霖恐怕早已命归黄泉。

那天夜已经很深，张作霖带了7名死里逃生的手下东躲西藏，但仍受到金万福部将的拼命追赶，张作霖可谓命悬一刻。就在他几乎失去生的希望的时候，黑夜外出打劫的洪辅臣正好经过。他不顾张作霖曾经离他而去的前嫌，当即令手下截击金万福的追兵，把张作霖等人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出来。之后，他又吩咐手下将已经有近6个月身孕的张作霖的妻子赵氏送到了张家窝棚赵明德（赵占元的堂侄孙）的家中修养，并将张作霖等人带回了自己的营地。

惊魂未定的张作霖受到洪辅臣热情的款待，他心中的那份感激自然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就洪辅臣方面来说，他一再挽救张作霖，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潜力，当然希望张能成为他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。不过，他从不强求别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，尤其是面对张作霖这样一个有个性、有能力的年轻人，他就更不会主动提出这一要求。

本着欲迎故拒的心理，洪辅臣试探着劝张作霖去找冯麟阁寻求发展，因为冯麟阁既是辽河流域一带最有实力的匪首，同时也是洪、张二人的绿林前辈，劝张作霖投奔冯麟阁，不仅没有拒之门外之嫌，反而有抬举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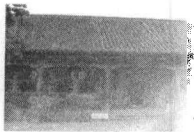
平心而论，在经过第二次大劫之后，张作霖是很希望为洪辅臣效劳的，只要洪辅臣提出接纳他，他绝不会说半个“不”字，而且绝不会像上次那样不声不响地离开。不过，由于上次的不忠行为，张作霖害怕遭到洪辅臣的拒绝，所以一直羞于开口。现在洪辅臣果然提出要他去找冯麟阁，他哪里知道人家欲迎故拒的苦心呢？还以为人家已经下了逐客令，所以当即允诺。

这实在是一场天大的误会！

或许正是这场误会，无意间促成了张作霖一生中的关键性转折！







大约是公元1901年的初夏,张作霖带领他仅存的7个手下,骑着洪辅臣慷慨相赠的8匹快马、带着同样也是洪辅臣恩赐的8枝步枪,踏上了投奔冯麟阁的路程。

张作霖一直对老前辈冯麟阁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敬畏心理,他更不会忘记初入绿林时遭冯麟阁拒绝的那一幕。但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,不论冯麟阁如今对他的态度改没改变,他都得斗胆试一试。

其实,当决定前去投靠冯麟阁时,张作霖首先遇到的难题还不是能否被接纳,而是能否到达冯麟阁的驻地。

冯麟阁的驻地在台安县城,距洪辅臣巢穴黑山县姜家屯约有近100里路程,而在姜家屯至台安县之间,还活跃着另一支颇具实力的土匪武装,这就是台安县八角台镇的张景惠“保险队”。

张景惠出生于1872年,籍贯台安,出身于豆腐世家,落草之前一直以做豆腐、卖豆腐为业,所以乡邻们都称他为“豆腐匠”。他读的书不多,算不上一个文化人,但从小胆大如虎,豪爽不羁,在当地名声不小。八角台的绅商们商量成立“保险队”时,几乎众口一词地推选他为“保险队”之首,野心不小的张景惠自然没有推辞。由于他交友广泛,招募手下之事并不难,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,他的队伍便发展到60余人,成为台安县境内的后起之秀。

在那群雄并起,你争我夺的年代里,各匪帮之间互相防范,彼此警惕,一般不轻易让其他帮派进入自己的“保险”区内。张作霖投奔冯麟阁,八角台是必经之地。所以,他面临的第一大难题,便是如何向张景惠借道。

张作霖与张景惠互有耳闻,但并未谋面,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张作霖决定求助于一个朋友——雷家屯的书生赵贡九,由他出面与八角台方面联系。

赵贡九与八角台的绅商老大张程九(字紫云)是故交,八角台成立“保险队”之事正是由张程九出面发起,所以他在八角台地区说话颇有分量,甚至连张景惠也得听命于他。当赵贡九向他说起张作霖借道一事时,办事向来谨慎的张程九立即召集起八角台的头面人物开会商讨,张景惠自然也在开会者之列。

在会上,张程九首先询问赵贡九:“借道者共有多少人?多少条枪?”赵贡九如实回答说:“总共才8个人,8条枪。”张程九接着又问张景惠:“我们的力量如何?”张景惠回答说:“镇上现有60来人,近20条枪。”张程九再问道:“如果赵贡九所言属实,看来我们的实力还略胜一筹,这样能否借道呢?”没等张程九说完,与会者中的许多人当即回答:“决不借道,宁肯打起来,也不让他们踏进八角台一步!”

争论了很久之后,张景惠以“保险队”长的身份发言了,他说:“我们虽然不可不防备他人,但应视具体情况而定。俗话说得好,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,现在张作霖只是借道,我们不妨成全了他,何必为一点小事而增加一个

